

星 期 文 库

《史记》里的谋士之四

谒者随何

晏建怀

楚汉战争中,九江王英布的向背,是刘邦、项羽孰胜孰败的关键。然而,谁能说动英布做出最终决定呢?他就是谒者随何。

汉二年(前205)初,项羽攻打齐王田荣,命英布率军前往助战,英布托病,只派四千士卒听调,二人因此结怨。是年刘邦与项羽之间亦爆发了彭城之战,刘邦大败逃亡,当逃到虞县(今河南虞城县北)时,顾左右感叹说:“像你们这些人啊,是不配与我共谋天下的。”时任谒者(为国君传达命令、通报情况的官员)的随何应声说:“不知大王何意?”刘邦说:“谁能为我去一趟九江国,说动英布背叛项羽投靠我,夺天下就万无一失了。”于是,随何请行。

随何带了二十个随从,赶到九江国都六县(今安徽省六安市市北)拜见英布,英布却只让太宰(官名,相传殷朝即置,为百官之首)招待他于驿馆,一连三日拒绝接见。眼看事情要打水漂,随何游说太宰说:“我受汉王之命前来,九江王却借故不见,必是以为楚强汉弱,心存犹豫。请太宰转达我的意思,倘我所言合意,大王便听,如果不合,大王可将我等二十人梟首市曹。”

英布听说后,接见了随何。随何直奔主题,道:“楚国凭什么值得大王那么亲近?”英布答曰:“寡人对楚北向而臣,情理之中,当然亲近。”为了证明英布对楚国的“北向而臣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,随何举了两个例子:一是项羽攻齐,项羽自己身先士卒,英布作为臣子却称病不往;二是刘邦攻打彭城时,项羽尚在齐国,英布作为楚臣,当统兵救援彭城,但英布坐拥数万之众而冷眼旁观。这都不是“北向而臣”应有的样子,证明英布对待项羽和楚国,不是全心全意,而是假心假意。

接着,他又向英布分析当前汉、楚形势,详细证明了两点:一是从当前战况来看,“楚兵不足恃”;二是从人心向背来说,“楚不如汉”。这两点揭示了英布因强惧楚、因弱背汉的认识误区。最后,随何才将汉王派他出使的“谜底”揭开,希望英布背楚从汉,只要英布背楚,项羽必会发兵进攻,便可将项羽牵制住,如此只需数月,汉王就能战胜楚王,夺取天下。同时,他还转达了刘邦的承诺,事成之后,“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”,比项王所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随何说完后,英布回答了三个字:“请奉命。”嗣后,英布叛楚归汉,使楚汉战争的形势陡然逆转,为刘邦夺取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项羽听说英布叛变后,大怒,立刻派项声、龙且攻打九江,英布战败,投奔刘邦。项羽将英布家人全部处死,英布闻此,悲痛欲绝,从此与项羽成为死敌。

繁华。是千里之外,有人舍弃团圆、不惧苦寒、坚守哨位,替十四亿人守护山河边界。

他们驻守在最偏远艰苦的边关,心底装着那座北京城;他们一辈子守护国境线上的红旗,毕生向往首都的荣光。

至此我才读懂国庆真正的深意:盛世欢庆在都市,山河安稳在边关。

戍边人遥望向往的北京城,不仅是首都,更象征着亿万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国山河,是一代代戍边人以赤诚与青春,在心底筑就的信仰之城。

边关有旗,猎猎不息。

人心有城,岁岁安宁。

那天清晨在国门口岸,国旗升到杆顶,风忽然大了一阵,旗面整个展开。我抬头看的时候,旁边一个年轻民警也在看。他站得笔直,眼睛一眨不眨。我忽然想,他大概也想去北京看一次升旗吧。



●老树画画

在心上

老 树

云在天上,花在树上。

我在梦里,你在心上。

边关升旗人

赵晏彪

水泥底座的缝隙里,还嵌着几粒当年修建旗杆时遗留的弹片。二十多年来,一代代边检民警在这里升旗,他们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,连起来足以铺满大半个国门广场。

升旗仪式结束,我们驱车三十多公里,前往麻栗坡烈士陵园。陵园坐落在磨山之上,安葬着老山、者阴山防御作战中牺牲的烈士,许多牺牲的战士,离世时仅仅十八九岁。一排排墓碑静默伫立,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

尹文静既是边防警察,也是诗人。他带着我们在纪念碑前默哀鞠躬,向烈士墓敬献鲜花。我走过一座墓碑,碑上刻着一个名字,旁边是籍贯和年龄:十九岁。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,没说话。

当日傍晚,我们再度并肩散步,旧话重提。我感慨道:“旁人看升旗落泪,是感动盛世中华。而你的泪水,一定藏着戍边人不为人知的深情。”

尹文静默默点头,说出心底最大的念想:“我想去北京看升旗,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替常年驻守边关、从未走出大山的年轻战士去看;我想替倒在国境线上、埋骨青山,终生没能见过首都的英烈去看;我想替一代代默默戍边、无名无姓,守尽岁岁山河的边防人去看。”

我张了张嘴,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我们在都市看升旗,看见的是盛典荣光,是国泰民安。戍边人心中的升旗,承载的是托付,是初心,是山河无恙。

世人都知晓天安门国旗的庄严盛大,却很少有人懂得,万里边关,每一面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,都扛着同等沉甸甸的家国重量。天安门的升旗,是祖国向世界展现盛世风华;边关日复一日的升旗,则是无数战士以青春、孤独与坚守,托举起举国安宁。

国庆之庆,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

世人眼中的国庆,是繁华盛典、万家灯火、举国欢腾。而每逢此时,我的思绪总会落回那年正月的天保边关,落回那面在群山国境线上迎风招展的国旗,落回边防站长尹文静那番朴素赤诚、直击人心的话语。

那天傍晚,我在天保边关哨所,与尹文静沿着国境线缓步闲谈。连绵群山铺在眼前,哨所上空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。他一身便装,身姿依旧挺拔,目光望向远方的山。

我轻声问:“一年四季佳节众多,你最盼哪个节日休假?若得空闲,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?”

我原本以为,常年驻守深山边关的他,最大的心愿会是回家团圆,侍奉双亲,陪伴家人。

短暂沉默过后,他望向飘扬的国旗,语气平静却字字沉重:“于我个人而言,是家庭团聚,赡养双亲。”说到这里,他忽然停顿下来。我静静等候,他神色愈发深沉:“在这里呆久了,我最想过的是国庆。我此生最大的心愿,就是在国庆之时,去到北京天安门广场,亲眼看一看升旗仪式。”

我不由得愕然。

他看懂了我的诧异,淡淡一笑:“我们在边关,日日升旗、天天护旗。风雪晨昏,春夏秋冬,国旗每日在我们头顶升起。我们守着国境,守着山河,朝夕与国旗相伴。可越是日日见旗,心底就越是向往天安门那一场万众瞩目的升旗。”

他将目光转向国旗,缓缓说道:“每到国庆,守在边关看电视直播,天安门广场万人肃立,无数国人仰望国旗,有人欢呼,有人落泪。屏幕前的我,也常常悄悄落泪。”

那年的正月初十,天保国门的朝阳来得格外早。天刚蒙蒙亮,我们几位作家,连同边检站的民警,已经整齐列队,参加边关升旗仪式。国歌奏响,清风从界河方向扑面而来,五星红旗顺着旗杆缓缓升腾,猎猎风声盖过了山林间的鸟鸣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门口岸亲历升国旗,风很大,我站得笔直,眼眶发紧。

尹站长指着那根十八米高的旗杆告诉我,这根旗杆矗立国门二十余年,

赏秋如观画,是需要具备一点鉴赏能力的。

走入秋意正浓的西山国家植物园,站在黄叶村曹雪芹故居向北看,西山绵延起伏,白杨、桦树、水杉、银杏、枫树、黄栌……高低错落、层层叠叠。山峦间,红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叶子争奇斗艳,各展芳容。近前的那一潭湖水,镜面般倒映着西山的剪影,姑娘长发一样的岸边垂柳,袅袅婷婷,“发梢”亲吻着湖面,婀娜动人。

漫步秋天的云南腾冲银杏村,到处是明晃晃亮堂堂的金色。往上看,是漫天的金黄,脚下则是由银杏叶铺就的黄色“地毯”。银杏村的确名不虚传,远看整个村落,像撑起了一把把金色的油纸伞,每把油伞下都是一棵枝繁叶茂的银杏树。风吹起来,树冠会摆动,仿佛是少女撑着黄灿灿的油纸伞正结伴从村口款款走来。

说到秋色,不能不提江西婺源篁岭的晒秋文化。勤劳的农家主人们,纷纷利用自家的房前屋后、场院、屋

顶、窗台晾晒农作物,红辣椒、黄玉米、绿豆角、紫茄子……平铺在一个个又大又圆的竹筐箩里。圆圆的筐箩像一只只浮萍,镶嵌在高低错落的晒架上,与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一起,构成了一幅五谷丰登的丰收画卷。于是,秋天里的墨色就在这画布上一路晕染开来。

赏秋,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舟车劳

秋色晕染入画来

春来茶馆

顿,身边美不胜收的秋景美色无处不在。比如秋风,就是一种触手可得的秋色。秋天的风不像冬日的寒风凛冽,又比春风少了一些干燥。秋风吹起来是轻柔的,像搭在臂弯上那只小猫的肉爪,所过之处无不有酥痒痒之感。

秋雨也是一种秋色,它不像夏雨来得那样狂、骤、急,秋天的雨丝虽细,却绵绵不绝。雨滴从屋檐上慢慢

滴落,晶莹剔透;雨丝打在窗上,不一会儿就把窗玻璃“浇”成了一幅意象画。秋雨过后,树叶纷纷落下,阴雨地上的花叶卷曲着失了往日的风采,虽有几分悲凉,但凄美也是秋天的另一种景致。

落叶更是一种绝美秋色。一夜秋风,五彩斑斓的树叶开始飘落在草坪和甬路上。胭脂一样的红枫叶、金灿灿的银杏叶,点缀在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坪上。在艳丽秋阳的照耀下,异彩纷呈的秋叶泛着斑驳陆离的光影,静谧又祥和。

秋色就是这样的自然墨染,她不来则罢,一旦来时,浓郁的墨色立刻会在天地间晕散开来。我喜欢在这漫天洇染的秋色里,临窗泡上一杯清茶,书看累了,就转头望向窗外。目送秋叶飘然落下,看喜鹊飞来树上,啄食那几只丰腴的火红柿子,看枝条被它压得一颤一悠……

秋天的色彩浓淡有致,但无论它浓或淡,秋色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心里。